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句解卷

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七十

經部

尚書句解卷十

元 朱祖義 撰

君奭第十八

周公召公輔相成王營洛邑洛邑既成周公復子明辟二公之心皆欲去矣成王既

於洛誥中留周公召公不悅周公  
東之留周公又留召公故作此篇

召公為保

召公為太保文王世子曰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於道也

周公為師

周公為太師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

相成王為左右

二公輔相成王實為

之左右手如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

召公不說

召公欲告老而歸不悅周公之留

周公

作君奭

周公於是作此書以留召公

君奭

舊簡標題

周公若曰

公意若曰

君奭

君以呼其名弗弔天不憫弔殷家弔的天降喪于殷天遂降下喪

殷既墜厥命殷家既墜我有周既受我周家既受天命我不敢

知曰我不敢知而言厥基永孚于休其周家基業長信有休祥否若天棐忱

周既順天之道天亦輔周之誠我亦不敢知曰我亦不敢知而言其終出于不

祥其周家終久有不祥否嗚呼君君以告已曰往日汝曾言時我人事是在

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故我亦不敢以得在天弗永遠

念天威乃不永遠思越我民罔尤違乃使我民無怨違疾惟人

亦惟在盡在我後嗣子孫在我成王大弗克恭上下大不

能恭敬  
天地

過佚前人光

過絕佚失文  
武光明之德

在家不知

我退老在  
家有所不

知

天命不易

則天命不  
可輕易

天難諶

天難信  
諶忱

乃其墜命

周家  
乃至

墮墜  
其命

弗克經歷

不能經歷  
於久遠

嗣前人恭明德

今欲使成王  
繼文武而敬

行其  
明德

在今予小子曰

當其責任

非克有正

非能別有正  
道以訓成王

迪惟

前人光

所以啓迪之者惟  
以文武光明之德

施于我沖子

施其訓于我沖  
幼之子成王

又曰天不可信

周公既言天難忱於此  
而又言天本不可信

我道惟寧王德

延

我言惟安天下之王  
德可以延天德及於後人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故天不用忘文王其初所受之天命  
遂延及武王又延及成王而不替也

公曰君奭

周公又  
呼召公

而告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我聞在古成湯既受天命為君時則有若

伊尹其時則有如伊尹輔佐成湯之德格于皇天足以感天在太甲太丁子成

湯孫時則有若保衡伊尹居保衡之職衆賴以安平在太戊太甲孫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伊尹子陟與臣扈輔相大戊之德足以感格乎上天巫咸

又王家又有巫咸治王家之事在祖乙河亶甲之子太戊之曾孫時則有若巫

賢其時則有如人臣名巫賢在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名武丁號高宗時則有若甘

盤其時有如甘盤率惟兹有陳此巫賢甘盤皆率循前代諸臣有功業陳列於上者保乂

有殷用以保安乂治殷之天下故殷禮陟配天所以殷家得舉祀天之禮升配于天為天

子多歷年所子孫至於天惟純佑命天於是純一佑則

商實百姓故使商家人材富盛內而百官王人罔不秉

德明恤以至凡在王朝之人無不秉小臣屏侯甸外而

亦無不藩屏與侯甸之服屏餅矧咸奔走況又皆奔走服役也惟茲惟德稱惟於

德之是舉用乂厥辟以乂治其君故一人有事于四方故一

有所施為若卜筮如卜龜罔不是孚四方之民無公曰

君奭又呼召天壽平格天所以壽商家使之長久者以

保乂有殷故人安治有殷天有殷嗣天滅威其後嗣紂

不為天所保所又  
故天滅之以威

今汝永念

今召公若能長以商家享國長短為念且留輔成王

則有固命

則周家享堅固之天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

其治功當顯明於我新造

之邦時新作洛邑成王新即辟

公曰君奭

又呼召公告之

在昔上帝割

在昔上帝割絕

殷命申勸寧王之德

又重勸勉武王修德

其集大命于厥躬

乃衆集有天下

之大命于武王之身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惟文王當來庶幾能修治變和我所

有之諸夏者亦惟得五人之用

亦惟有若虢叔

王子

有若閔天有若散

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五人相與輔贊也

又曰

言公又

無能

往來

使當時無此五人往來反覆

茲迪彝教

於此啟迪文王以五常之教

文王蔑



德降于國人

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

亦惟純佑秉德

亦惟天純一佑助文王故

生此五賢佐皆是秉持其德之人

迪知天威

明知上天可畏之威所在

乃惟時昭文

王

於是昭顯文王之德

迪見冒聞于上帝

道迪文王使其德著見於上覆冒于下遂能升

聞于天惟時受有殷命哉

文王於是受有殷之天命

武王惟茲四人

至武

王時號叔死惟得此四人

尚迪有祿

猶尚啟迪武王使終有天祿

後暨武王

其後遂與

武王俱起誕將天威

大行天威

咸劉厥敵

皆殺其敵如紂者

惟茲四人昭

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四人又昭顯武王之德使覆冒於天下大盡稱頌武王之德

今

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

今旦身任重責如游大川之中險而難濟

予往暨汝

奭

我自今以往與汝召公奭

其濟小子

其濟渡小子成王於大川之險

同未在位

輔贊

之誠亦如成王未

誕無我責

其任甚重大無責我留汝

收罔勗不及

召公

倘果於去國收藏韜晦無能勉其所不及

考造德不降

則是國之老臣造德在躬不肯降下及氏

苟考我則鳴鳥不聞

我則不聞鳴鳳之祥

矧曰其有能格

其敢言有至治之極

公曰嗚呼君

稱召公而告之

肆其監于茲

當監視於此

我受命無疆

惟休

我周受天命雖有無窮之休美

亦大惟艱

亦大有艱難之事

告君乃猷裕

我今告召公當謀寬裕其心不可褊窄

我不以後人迷

我與汝共輔成王一出於正則後人

循守不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

周公謂文武昔日敷布其心腹之言

至迷惑

悉命於汝作汝民極使汝作起汝曰汝明勗偶王故周公又

汝當明明勉力與我匹合輔佐成王在亶乘茲大命在於誠信行惟文王

德惟法文丕承無疆之恤且勉留以大承今日公曰君

尊稱召公為君告汝朕允謂我告汝皆中保奭又稱其官呼其

汝克敬汝聽我言須以子監于殷喪大否以我所言監

亡大可鄙肆念我天威遂念我國家今已予不允惟若

茲誥子若不信何故如予惟曰我意襄我二人所以贊

文武二人之功汝有合哉汝當與我言曰而汝乃在時二人天

休滋至

在是文武二人之時聖德上感於天天之休美多至於時

惟時二人弗戡

惟是

文武受之有所不勝

其汝克敬德

汝今惟能敬修其德

明我俊民

顯明我國家或有俊

民在下未舉者以待他日之代已

在讓後人于丕時

在讓後人于昌大之時若今日欲去

未可也 嗚呼

又嗟歎告召公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我與

汝厚輔文武二人故我周家用至于今日之休美

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

我二人猶

當皆勉力成文王未成之功不可倦怠

丕冒海隅出日

必使周家之治大覆冒于海隅日出

之罔不率俾

無不率從

公曰君

周公又更端呼召公為君而言

予不惠

若茲多誥

予若不順於理何為如此多誥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我惟用閔念天

之於民未嘗不愛之汝  
不可便退而不念此也  
公曰嗚呼君又歎而尊  
惟乃知

民德惟汝知斯  
亦罔不能厥初亦無不能  
惟其終惟善

難亦欲召公  
善終如始也  
祇若茲汝惟敬順  
往敬用治自今以往以

是終始  
如一矣

蔡仲之命第十九  
武王崩周公攝政羣叔流言挾武庚

叔于郭鄰其子仲克庸祇德周公告諸  
王而封之蔡以續蔡叔之後故作此篇

蔡叔既沒沒死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命蔡仲履諸

事  
作蔡仲之命以此書告之  
蔡仲之命舊簡  
惟周公位冢宰

公居太宰之位

正百工

董正百官

羣叔流言

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乃致辟管叔于商

管叔罪重以法誅殺

囚蔡叔于郭鄰

蔡叔罪輕於管叔止

因於中國之外地名郭鄰囚者制其出入

以車七乘

古者一里之地出車一乘乃七里之地身未死

不可使不食必有以養之降霍叔于庶人

霍叔罪又輕於蔡叔止降而為庶人

三年不

齒

三年之間不得與兄弟叙齒列三年後則齒之矣

蔡仲克庸祗德

蔡叔子仲能用敬修

一已之德周公以為卿士

周公舉以為已所封國之卿士

叔卒

蔡叔死

乃命諸

王命之於王邦之蔡

國之於蔡繼父之國

王若曰

公以王命告謂成王之意言曰

小子胡

小子者年高少胡仲之名

惟爾率德改行

惟爾循文武之德改蔡叔之行

克

慎厥猷

能謹行其道

肆予命爾侯于東土

故我命爾于王室之東為守土諸侯

往即乃封敬哉

往就汝所封之國其可不敬哉

爾尚盖前人之愆

爾庶幾欲

掩盖前人過

惟忠惟孝

惟忠孝可掩父之罪

爾乃邁迹自身

又勉仲遠汝父所行

汝身始

克勤無怠

又將之以勤而無怠惰

以垂憲乃後

用能垂法於後

世盖蔡叔已不足法

率乃祖文王之彛訓

當率循爾祖文王之常訓

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

莫復如爾父蔡叔之違背王命

皇天無親

勿謂汝父有罪天不輔汝盖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

有德者必輔之

民心無常

勿謂汝父有罪民不懷汝盖民心無常

惟

惠之懷

有恩惠則懷慕

為善不同

天下之善多端為善雖不同

同歸于治

而

歸於為惡不同

天下之惡雖不同

同歸于亂

而致亂

爾其戒哉

善惡一分治亂立應可不戒哉

慎厥初

謹其始之所行為善不可為惡

惟厥終

為善於始

又為善於終

終以不困

終不困廢而歸於治

不惟厥終

為善於始而不為善於終

終

以困窮

則終於力困計窮而歸於亂矣

懋乃攸績

勉汝所立功績

睦乃四鄰

和睦

汝四鄰之國

以蕃王室

勉汝之功則蕃屏王室在此矣

以和兄弟

和汝四鄰則和兄弟

之國在此 康濟小民

於康安小民之居濟成小民之業者

率自中

當率循大中之道而行之

無作聰明亂舊章

無作一已聰明喜功生事以紊亂舊日之章程

詳乃視聽

詳審

汝之視聽不可視非禮之事不可聽無稽之言

罔以側言改厥度

無以邪側之言改易其法



度則予一人汝嘉予將汝嘉美而不汝棄矣王曰嗚呼小子胡嗟歎呼名

而告汝往哉汝自今以往無荒棄朕命無荒忽以棄我之言成王東伐

淮夷此孔子序成王政之書謂淮夷叛成王東伐之也遂踐奄遂滅奄國作成王政

史官作成王政一篇書成平也將徙奄君於蒲姑之成王既踐奄此孔子序將蒲姑之

書謂成王既滅奄國將遷其君于蒲姑地使之邇王室之化周公

告召公周公以遷奄君於蒲姑之意告召公作將蒲姑遂作將蒲姑一篇書亡

多方第二十成王當伐奄之後歸于鎬京告四國多方併及天下諸侯謂周家得殷之天下實出

於天命非以人力取之故作此篇成王歸自奄成王自伐奄國而歸在宗周歸在鎬京

謂之宗周宗尊也言周家為天下所尊

誥庶邦

以諸侯來朝於鎬京因而誥衆邦之諸侯

作多

方

遂作此篇

多方

舊簡所題

惟五月丁亥

日記其

王來自奄

自伐奄國而來

至于宗周

至于鎬京

周公曰

公言

王若曰

周公以王命言

猷

猷道也

告爾

四國多方

以道告管蔡商奄四國及四方諸侯

惟爾殷侯尹民

併告爾殷國諸侯與

正民我惟大降爾命

我惟大降下教命告汝以周家得之官殷天下實出天命非以人力取之

者屢矣

爾罔不知

汝等無不知之

洪惟圖天之命

命汝等人惟圖度天命妄料天

命未必在周

弗永寅念于祀

乃相扇復叛不能長永敬念爾侯國有宗廟社稷之祀自取誅

夷則夷宗絕祀

惟帝降格于夏

豈不見當時天降災異至于夏桀使之知畏而改過

有夏

誕厥逸

夏桀大為逸樂

不肯感言于民

不肯出憂感之言于民

乃大淫昏

乃大淫亂昏蒙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不能終一日勉行天道

乃爾攸聞

此有夏之德乃爾之所聞

厥圖帝之命

桀亦以已意圖度天命謂天命必在於已

不克開

于民之麗

乃不能開示民之所附麗者蓋君仁則仁君義則義君之所行即民之所附麗者也麗離

乃大降罰

乃大下刑罰之威

宗亂有夏

以增重其亂于有夏之國

因甲子內亂

天下亂因始于內先亂

不克靈承于旅

不能以善道承順衆民使趨於善

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

不能大惟進用恭德之人以大舒緩於天下之民謂迫促之也

亦惟

有夏之民叨憤日欽

桀於有夏之民凡貪叨而憤憤者日日而欽敬之叨韜憤致

劓

割夏邑

使之在位在職割害天下如割鼻然割又

天惟時求民主

天於是別求可為民

主者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乃大降下明美之命於湯

刑殄有夏

使用刑以

殄絕有夏

惟天不畀純

則天之不畀於夏者亦純一而不變矣

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乃惟桀用爾多方有義之民則易斥絕不能長永與之多享於

民上謂不使久於其位也

惟夏之恭多士

惟桀所敬用之衆

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

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之道徒安受寵榮不能治民

乃胥惟虐于民

乃相與為暴虐

以加于民

至于百為

甚至百端所為

大不克開

皆不能開明謂事事暗昧

乃惟成

湯克以爾多方

能用多方之衆

簡代夏作民主

大代夏為民主

慎厥

麗乃勸謹修民之所附麗者在於善以為民之勸厥民刑用勸其民取法於湯亦取勸勉

於善以至於帝乙自湯以至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家法相傳無不明顯其德謹用

其亦克用勸民亦能勉於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雖多罪之人要

勒拘於獄而殄戮之民服其刑之當亦能用至勸勉要腰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無罪之人

開解釋放之亦能用至於勸謂商之賢君皆能勉民於善刑之釋之無有不勉於善今至于爾辟

爾君紂也辟壁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失民心遂失天命是不能用民以受天命

嗚呼王若曰周公先自歎而後稱王命誥告爾多方謂我為誥文以告爾多方諸侯

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桀與紂所以亡者非天用廢夏殷而不祐之也

乃惟爾辟也紂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用爾多方大為淫泆之事以圖

度天命謂天命之在我屑有辭其罪惡所以屑屑有可舉之辭也乃惟有夏此詳

釋有夏之君桀圖厥政不集于享圖謀政事不成于享天命之意天降時喪故

降是喪亡於桀有邦間之使能有邦國者間而代之謂湯代夏乃惟爾商後王此

言天釋爾君紂逸厥逸逸其所逸蓋淫泆之事非人所當為者紂乃逸之圖厥政故所

其政不蠲烝不能蠲潔其身以進於善天惟降時喪故天降是喪亡於紂惟聖罔

念作狂為聖人不能念念於為善則為狂人惟狂克念作聖為狂人能念念為善則為

人聖天惟五年紂狂甚矣天猶以為萬一克念亦可以聖故遲以五年之久須臾之子

孫須待寬暇此湯子孫如紂庶其改悔念於善之此也猶言之人也之德也誕作民主奈何五年

之間雖紂大為民主罔可念聽無一言之可念無一善之可聞天惟求爾多方天

是求於多方之中視其有德者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大震動以天威以開迪其能顧誕天

意者將以用之惟爾多方罔堪顧之而爾多方又無有能顧天者惟我周王

謂文靈承于旅善承奉于衆民克堪用德能任用於有德惟典神天故可

以主神天之祀為天子天惟式教我用休天於是陰誘文武以休美凡諸福之物可致之

祥畢至簡畀殷命大畀與尹爾多方使正爾多方之衆而為君今我曷

敢多誥今我何敢多為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我惟大降爾四

國民之生命謂汝等屢叛義當誅  
滅我以不忍殺故與汝等生命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

多方

爾曷不深信我命奉行  
之以寬裕饒益於多方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爾何

不夾輔介助治  
道於我周王也

享天之命

以享受上天之命

今爾尚宅爾宅

汝據

罪在誅戮我周撫汝以恩  
使汝尚猶居爾所有之宅

畋爾田

治爾所有之田畋田

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

爾何不順從王政以明天之命

爾乃迪屢不靖

爾今乃行其惡屢為

不靖爾心未愛

是汝心未  
知自愛

爾乃不大宅天命

爾乃不肯大安其天

命之爾乃屑播天命

爾乃屑屑播棄其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

爾乃自為

不常圖忱于正

乃欲謀信其正道而行之安有是理

我惟時其教告之

惟我



時時教汝告汝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告教不從又時時驚戰汝以要勒拘囚之威使知畏

要至于再至于三告教要囚再三如此乃有不用我降爾命乃有不用

我所降與汝之生命復敢叛逆我乃其大罰殛之我乃大罰誅殛於汝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非我周家秉持其德不務安康而殛殺汝乃惟爾自速辜乃汝再叛

自召其罪王曰嗚呼王又猷告爾有方多士以道普告天下暨殷多

士及殷衆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今爾等多士自周公東征奔走臣服於我所立

之監已五年矣監為諸侯監民者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及汝等多事其中有衆胥

之長與小官之正大官之正爾罔不克臬無有不能守法者臬鬻自作不和爾

惟和哉

汝自身所為苟有乖戾不和如

爾室不睦爾惟

和哉

汝室家之內如父子兄弟或為不和汝當有

爾邑

克明

汝若能此則汝所居

爾惟克勤乃事

亦由汝能勤其事之所致

爾尚不忌于凶德

汝庶幾不諱忌乎凶惡之德謂無凶惡可諱忌也

亦則以穆

穆在乃位

亦是汝能用至敬而在位

克閱于乃邑謀介

汝能閱視汝邑而治之謀

以介助於王室

爾乃自時洛邑

汝多士乃自此洛邑改過遷善

尚永力畋爾田

庶幾可以永遠盡力以治爾所有之田

天惟畀矜爾

天亦將畀與爾以福而憐矜爾

我有

周惟其大介賚爾

我周亦惟大介助爾修德而賜賚爾

迪簡在王庭

汝修德既

成我又將行簡擢之  
典列在王庭為官

尚爾事

加汝以職事

有服在大僚

使有所服

行於大僚不特  
食邑於洛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

又歎而呼多士告之

爾不克勸忱

我命

汝等若不能勸勉以誠信行我教命

爾亦則惟不克享

則是汝等不能奉上

凡

民惟曰不享

凡民亦將化汝所為惟曰不復享上

爾乃惟逸惟頗

則是汝等自為

縱逸自為頗僻頗坡

大遠王命

大遠棄於王命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是爾

多方之士自探取天之威罰

我則致天之罰

我於是致行天罰於爾身

離逝爾土

又將遠徙使不得享土田之樂

王曰

王既以恩誘之又以威懼之又繳前說而曰

我不惟多

誥  
我本不欲多為言語告汝

我惟祇告爾命

我惟敬告汝以命蓋前言有簡在王庭之賞又

有離逖爾土之罰乃又曰言既竟時惟爾初不克敬于

和我所以東征者非我之罪乃是爾等則無我怨汝等

自取不當怨我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戒成王以用人之事不曰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謂得人則政自立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

公意若曰拜手稽首致敬盡禮解見召誥

告嗣天子王矣

告成王以任人之道以其繼天子為王與幼小不同

用咸戒于王

盡皆舉任人之道戒成王

曰王左右常伯

在王左右朝夕親近者常

任任事之

準人

守法之

綴衣

小則有綴衣掌王衣服

虎賁

以武力事王皆

當謹任

之責奔 周公曰嗚呼

言歎

休茲知恤鮮哉

矣此用人之道能知以此為憂

而不輕於任用者亦少鮮鮮

古之人迪惟有夏

古之人能行於此而以任用之道為憂者

惟有夏之君禹

乃有室大競

乃有夏所以大強盛者

籲俊尊上帝

能呼招賢俊使

處天職治天事而尊事上天之命在此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於是行知人之明以

誠信在九德之人

乃敢告教厥后

故有夏之臣方敢進用人之戒於君

曰言拜手

稽首后矣

我致恭盡禮大能明於任用以盡君道者

曰宅乃事

惟曰居乃事之職者以有

常任之才

宅乃牧

居乃牧之職者必有常伯之才

宅乃準

居乃準之職者必有準人之才

茲

惟后矣

三宅各得其人此乃可盡為君之道

謀面用丕訓德

又謀之於人面之於己以

求夫大順德之人

則乃宅人

然後可

茲乃三宅無義民

禁不能以禹為

法於此三宅之中無有義民知義理者

桀德惟乃弗作

桀德於是不能興作使德日起而大

有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自是以往任用皆暴亂凶功

亦越

成湯陟

及湯升為天子

不釐上帝之耿命

大能保上帝之明命而不失者

乃用

三有宅

乃在於用已用之三宅人乃事乃牧乃準也

克即宅

各就其職以供乃事

曰三

有俊

又論未用之三者可用者待此三者之用者

克即俊

果能就其俊謂其才副所稱說

嚴惟

不式

成湯之時既用其人又嚴而思之大以其人為法

克用三宅三俊

所以能用三宅

三俊之賢其在商邑

故宅俊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

近而商邑之民用和協于其邑其

在四方

宅俊在四方

用丕式見德

遠而四方之民用法其所見之德

嗚呼

又公

言歎其在受德啓

其在紂德昏蒙啓敏

惟羞刑暴德之人

刑暴德之所進皆淫

人同于厥邦

與之同治其國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又與

衆慣習於縱逸之德者共治政事

帝欽罰之

天於是敬罰之見天不輕罰也

乃侷我有

夏

紂既喪國天乃使我周有華夏之國侷緝

式商受命

周既得國乃法成湯所以受天命之心在

於用宅俊之賢

奄旬萬姓

以盡治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

及文王之興

克知

三有宅心

能知己用宅之心

灼見三有俊心

灼見未用以三俊之心

以敬事

上帝

上天生賢之意文武能當其意矣此乃敬事上天之命

立民長伯

故立夫民長伯之官

即常伯也 治民為職 **立政任人** 立夫政任人之官即 **準夫牧** 立夫

準夫牧之官即準人也 雖以平法為職 **作三事** 任此三 職者所

以為此三事也 此三職在夏謂之乃事 乃牧 乃準 在文 武謂之民長 伯政 任人 準夫 牧至成王 謂之常伯 常任

準人 蓋時既不同 官名亦隨時而變 **虎賁** 以武力衛 **綴衣** 掌王衣 **趣馬** 掌

者趣 **小尹** 小官 **左右攜僕** 在王左右執 **百司** 若司裘司 服之屬

**庶府** 若內府 大府之屬 以見文武之時 近 **大都小伯** 大 都

之內有小伯 以愛養惠民 **藝人** 以才藝任事於都 **表臣**

於都鄙 亦如朝廷常伯 邑亦如朝廷常任 **執法於都鄙** 以表倡 **百司** 在都鄙之 **大史** 即周禮大史 掌邦之六典 其民亦如王朝準人



八法八則之貳

尹伯

正民之長官

庶常吉士

衆有常職之善士蓋統包都邑

之衆官以見文武之時都邑之間皆得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外而侯國大國三卿如司

徒司馬司空與夫為亞夫者為旅士者亦無不得人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遠而蠻夷之內

屬如夷微盧三國之衆及三亳之地歸文武者與凡阪險之地者文武皆置官以尹正之其官亦無不得人阪

反文王惟克厥宅心

文王能善處其心詐偽不能亂邪佞不能惑

乃克立茲

常事司牧人

乃能立此常事之官即任事之臣若常任是也立此司牧人即養民之官若前所謂

也常伯以克俊有德

此兩官皆是能俊而有德者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

文王既得人而任之故無所兼于衆謀謨議論之職衆聽斷獄之事衆機密謹重之事

惟有司之牧夫

惟以委之在朝而有司存者與在外而養民者

是訓用違

事在有司

牧夫有當用而從有不當用而違文王皆一一順之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非特罔知且罔敢知非特兼之不敢且知之亦不敢以見文王用人之專

亦越武王

亦及武王

率惟救功

欲率循思惟文王救寧天下之功救亡婢

不敢替厥義德

必不敢廢文王

之義德如爰整其旅以邊徂莒即為救寧之功

率惟謀

欲率循思惟文王遠大之謀

從容德

必有以從文王含容之德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即為救寧之功

以並受此丕丕基

卒其伐功則武王之義德即文王之義德偃武修文則武王之容德即文王之容德故文王並受此大而又大

業之基

嗚呼

周公歎言

孺子王矣

孺子今已為王矣

繼自今我其立政

自今以始政立事常任準人即準牧夫常伯我其克灼

知厥若亦必自我能灼知丕乃俾亂然後乃大相我受

民相助我所受民於天和我庶獄庶慎和諧我衆刑獄時則勿有

間之是則不以已間之即自一話一言自是雖一我則

末惟成德之彥我則終思夫成德以乂我受民以治我所受民

於天歎言嗚呼公又子旦已受人之徽言予旦所言皆是咸告

孺子王矣今皆告孺子使繼自今文子文孫繼自今以

王之子孫者其勿誤于庶獄庶慎皆不誤于庶獄以人命所

關惟正是又之

惟擇正直之士是治之

自古商人

自昔商王

亦越我周

文王立政

與我周文王所以立政者

立事牧夫準人

其於立事牧夫準人三宅之官

則克宅之

則能居之於位

克由繹之

則能紬繹反覆審而又審惟恐非人

茲乃俾

又

於此乃可使之為治

國則罔有立政

為國家而不能有以立其政者

用儉人不

訓于德

以其用儉佞之人不順于德者儉織

是罔顯在厥世

故人主於是亦無顯名在

其繼自今立政

繼自今以往所以立政事者

其勿以儉人

其勿以儉佞之人

其惟吉士

惟用吉德之士

用勩相我國家

用之使勉力相助我國家

今文子

文孫

今文王之子孫

孺子王矣

如成王已為王矣

其勿誤于庶獄

不可誤于

庶獄人命所係

惟有司之牧夫

惟謹擇有司牧夫主於養民者使任夫刑罰至畏之中有至愛

者其克詰爾戎兵

兵亦刑之大者成王又當自治爾戎兵之事不可分其權於人

以陟

禹之迹

故兵權所用惟升大禹治水舊迹止乎五服之內以窮兵遠討為戒

方行天下

而兵

威所及始行乎天下之廣

至于海表

以至四海之外

罔有不服

無有不服

以覲文

王之耿光

由此可見文王明德之光所及者遠耿古幸反

以揚武王之大力

可以

發揚武王之大力蓋武王定天下今成王復能撫萬邦是發其潛德之光

嗚呼

公又歎言

繼自今

後王立政

繼自今成王而後凡繼王立政事者

其惟克用常人

其惟能用有常德之

人好竒立異者不可用

周公若曰

公之意

太史

即周禮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

其職在於掌法

司寇蘇公

為武王之司寇者蘇公為武王之司寇者蘇公

式敬爾由獄

能用

敬其所用之刑獄

以長我王國

故時無寃民而王國之祚於是長久也

茲式有慎

今我於此亦惟用能敬慎刑罰

以列用中罰

凡獄訟之用皆條列其罪狀不欲加之以刑而必用

罰非特用罰必用中罰不至於過不至於不及

尚書句解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六百七十一

經部

尚書句解卷十一 元 朱祖義 撰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四征來歸董正周之百官而作此篇以訓迪之故曰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而黜絕殷命

滅淮夷

三監既叛淮夷同惡成王滅之

還歸

在豐

乃還歸在豐以滅淮夷之事告於文王之廟還旋

作周官

因而董正治官訓迪百官故作

此周官

竹簡所標

惟周王撫萬邦

惟成王撫臨萬邦以為君

巡侯甸

乃巡於

侯服

四征弗庭

四面而征諸侯不朝於王庭者

綏厥兆民

特以諸侯負固不服割害

下民征之乃所以安其兆民

六服羣辟

由是侯甸男邦采衛之衆君辟辟

罔不承德

無不奉承成王之德心悅誠服  
歸于宗周成王於是還師歸于豐邑謂之宗周以周家為天下之所

尊

董正治官

董督釐正朝廷治事之官

王曰

成王

若昔大猷

如欲順古昔大

道而制治于未亂常制其治於未亂  
保邦于未危安其國於

未危之日使

曰唐虞稽古

因論堯舜稽考古道

建官惟百

建官之數惟止

於內有百揆四岳在內則有百揆宰相之  
外有州牧侯

伯在外則有十二州之牧與諸侯之長

庶政惟和

所以為政得其和而政教禮刑無不理

萬

國咸寧

萬國得其寧遠近內外無不安

夏商官倍

夏商之官倍於唐虞其數二百

亦克

用乂

亦能用之以致治

明王立政

信乎明王立政之要

不惟其官

不在官多惟



其人

惟在得人

今予小子

成王自稱

祇勤于德

祇敬而勤勉於為德

夙夜不

逮

早夜之間常如不及

仰惟前代時若

仰慕唐虞夏商用人致治之效順而行之

訓迪

厥官

以訓導啟迪其百官

立太師

建立太師以其師法於王

太傅

曰傅以其輔翼於王

太

保

曰保以其保安於王

茲惟三公

此謂之三公以其於國家而無私也

論道經邦

講論治道因革之宜損益之節以經理邦國

燮理陰陽

國安民和則天地之和應而陰陽自得其

調理

官不必備

三公所任如此其大故其官不可用備具

惟其人

惟得其人則以任之

無其人寧

少師少傅少保

孤次於公謂之少者以其職贊貳於三公

曰三孤

上有三公之尊則易以曲從故

貳公弘化

贊貳三孤洪大三公之化

寅亮天地

敬明天地之道

弼予一人

輔我一人使知所以畏天

冢宰掌邦治

冢山之頂也至高也他官專一官之事冢宰掌六官之事此宰相之職故曰掌邦治則合禮教刑政而兼主之

統百官

統率百官使皆在治

均四海

均平四海使皆趨治

司徒掌邦教

司徒掌邦

國之教謂充乘騎而徒行者皆主以教之也

敷五典

敷布五常之教於民

擾兆民

順兆民之

性所固有者而教之

宗伯掌邦禮

宗伯掌邦國之禮以尊事天神人鬼而此為之長

治神

人施其禮於祭祀則事天神地祇人鬼謂之治神

和上

下施其禮於交接之間則有君臣父子上下之分不可瀆亂故謂之和

司馬掌邦政

政官謂之

司馬以正軍旅所主在馬故以司馬名官

統六師

天子畿內六卿一卿一軍司馬統率之

平邦

國

以削平諸侯驕蹇叛上者

司寇掌邦禁

主治羣行攻劫之寇不言掌邦刑而言禁蓋刑於已

然不若禁止於未然

詰姦慝

奸詐慝惡乃暴亂之未著特窮詰切責之而已詰起一切

刑暴亂

暴虐為亂乃奸慝之已著則加之刑

司空掌邦土

事官之長主度空土以居民

居四民

以居士農工商之民

時地利

使民種植以時而收地利

六卿分職

六卿各分職以掌其事

各率其屬

每卿有屬官六十各率其屬以共治

以倡九牧

同以倡率九州之牧

阜成

兆民

以大成就其民

六年五服一朝

六年之中五服各以一年朝天子

又六年

王乃時巡

又六年則十二年之間五服諸侯經二次來朝天子乃出巡守以省方觀民時巡如舜典

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是也

考制度于四岳

巡守至方岳之下考其制度如舜典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諸侯各朝于方岳

諸侯各來朝天子于方岳之下

大明黜陟

大明黜陟

之法有功者加地進爵無功者削地黜爵

王曰嗚呼

言歎

凡我有官君子

在大夫以

上者欽乃攸司

各敬所主之職

慎乃出令

當令未出之前謹而審之

令出惟行

及令既出惟在於行

弗惟反

不可別反出令以改前令

以公滅私

以公理滅私情

民其

允懷

民乃誠信歸服

學古入官

學古入官之道然後可入官治事

議事以制

講論當世

之務則以先王制度為法

政乃不迷

然後政事無迷惑紊亂

其爾典常作之師

其爾有官君子當以典章常行者為師法

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以利便之口說紊亂所主之事

蓄疑敗謀

有疑則問若蓄藏於心而不決則敗所謀之事

怠忽荒政

當行則行若怠

惰忽略則荒  
廢所行之政  
不學牆面  
學古則見博不學則如面牆而立無所見  
莅事惟煩

以之臨事則胸中  
膠擾煩亂莅利  
戒爾卿士  
成王又告  
功崇惟志  
已成謂之

功心所期向謂之志欲功  
之崇惟在於此志之堅  
業廣惟勤  
始修謂之業勉力而無有作輟者謂

於勤而不至於荒怠  
惟克果斷  
惟能果斷其志以有立果斷於勤而不倦

乃罔後艱  
則功業之成於後不見其難矣  
位不期驕  
人以位而貴位不欲驕而驕自生

祿不期侈  
人以祿而富祿不欲侈而侈自至  
恭儉惟德  
欲不驕莫如恭欲不侈莫如儉

德者得於己恭儉在  
已則是善出於所性  
無載爾偽  
非以聲音笑貌而行詐偽  
作德心逸

日休  
恭儉既出於德則心廣體胖安逸而日有休矣  
作偽心勞日拙  
恭儉苟出於偽則心

焦然不寧勞苦而日見拙惡

**居寵思危**

處寵祿貴盛之時不可以驕侈為心常思其有災危及身

**罔不惟畏**

恐懼戰慄無往而不畏則可以無危

**弗畏入畏**

不知畏懼自恣驕侈則災危不

旋踵而入於可畏之中

**推賢讓能**

人有賢則推之使在已前人有能則讓之使在已上也

**庶**

**官乃和**

是以眾官皆相悅而和睦

**不和政厖**

若自恃已長則官不和叶而政事厖亂

**舉**

**能其官**

卿士所舉之人能其官而稱職

**惟爾之能**

是爾卿士亦有能焉

**稱匪其人**

卿士所舉非人

**惟爾不任**

是爾卿士不任其責

**王曰嗚呼**

嗟

**三事暨大夫**

命乃事乃準乃牧與大夫次於卿者而告之

**敬爾之官**

敬爾所居之官而無忽

**亂爾有**

**政**

治爾所掌之政而無紊

**以佑乃辟**

以佑助爾君辟

**永康兆民**

長安天下之民

萬邦惟無斁

使萬邦無厭斁於我周家斁亦

成王既伐東夷

此孔子序

命之書成王伐淮夷以其與三監同叛

肅慎來賀

東北遠夷其國有名肅慎以王戰勝遂來朝賀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王賂肅慎以幣帛嘉其遠來使榮國伯爵之諸侯作賄肅

慎之命之書此書亡

周公在豐

此孔子序亳姑之書周公退老不歸魯而在豐使成王於政事便於

謀度咨問是周公退老之日不忘其君也

將沒

公垂沒之際

欲葬成周

成周即頑民所遷洛

邑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故欲葬成周者所以係商民之心是周公於將死之頃不忘其民也

公薨

成王葬于畢

以文武墓在畢成王不敢臣

告周公

既葬致告

公以葬畢與遷奄之事

作亳姑

此篇書亡亳姑即蒲姑也周公前此欲遷奄君於蒲姑至此告其已

遷矣

# 君陳第二十三

以聖繼聖則其治易以賢繼聖則其治難東郊成周之頑民周公在則周公治

之公沒以君陳繼其後此以賢繼聖者可不謹哉故成王作書

## 周公既沒

先是周公化東郊之民

##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公沒成王又命

君陳分東郊成周之民善惡而正之洛邑在西成周在東故謂東郊成周

## 作君陳

此篇

## 君陳

舊簡標題

## 王若曰

成王之意若曰

## 君陳

君以尊其身陳以呼其名

## 惟爾令德孝恭

惟爾有令善之德在於孝而能恭

## 惟孝友于兄弟

惟能孝友在內則能順其兄弟

## 克施

## 有政

在外則能施其政事蓋孝可移忠於君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

## 命汝尹茲東郊

是以



命汝正此東郊之民敬哉當主昔周公師保萬民昔公化東郊之民師以教之保

以安故民懷慕民懷其德往慎乃司今汝君陳往東郊當謹慎所主之職

茲率厥常於此率循懋昭周公之訓勉力以明周惟民

其乂乂治也我聞曰我聞古至治馨香極治之世天下和平至和之氣蔚為

馨幽而神明猶可感感于神明動況於頑民乎黍稷非馨以黍稷祭祀非馨香能感

也然有馨香之遠聞明德惟馨明德達於至治自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

爾君陳庶幾法周公之惟日孜孜以致無敢逸豫無敢萌安

逸暇豫凡人未見聖周公聖人也凡人若不克見急於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句解  
六

若恐不能及見既見聖人亦不克由聖或自暴自弃亦不能及見

爾其戒哉

爾君陳當以凡人而為之戒

爾惟風下民惟草

爾今日為商民之君

動化於上猶之風馬商民順從於下猶之草馬草上之風必偃民之邪正實在君陳之身可不戒其徒見聖而

不由聖欺圖厥政

今爾圖謀政事

莫或不艱

莫或不以為難

有廢有興

有欲廢者

有欲興者

出入自爾師虞

當出則虞度於爾外之衆人入則虞度於爾內之衆人

庶言

同則繹

衆人之言或同謂此政事當廢此政事當興又當細繹反覆以審其政事於已

爾有嘉

謀嘉猷

爾圖謀政事人與已並用而有嘉謀善道

則入告爾后于內

則當以入告爾

后成王於內

爾乃順之于外

成王以為然然後爾君陳順行於外不可倒行而逆施

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有善則稱君惟曰此謀此猷之善惟我后成王之德所致

鳴

呼

王歎以告君陳

臣人咸若時

使人臣圖政事皆能如是虞之於人繹之於已告之於上順行

於下收功於臣必歸德於君

惟良顯哉

惟謹為良臣而有顯名於世矣

王曰君陳

而呼

告爾惟弘周公丕訓

爾惟弘大周公大訓推廣以施於民

無依勢作威

無倚

傍官勢作威以虐民

無倚法以削

無倚恃國家有取民之法而多取以侵削於民

寬而有

制

以寬容為主於寬之中使默有法制寓於其間

從容以和

使民愛而能畏從容暇豫自至於和

殷民在辟

不幸殷民陷在刑辟之中辟闕

予曰辟

我言當加之法

爾惟勿辟

汝不

可徇我言予曰宥

我言當在赦宥

爾惟勿宥

汝不可徇我言遂從而宥之

惟

厥中

惟徇其理之中而已蓋君之好惡無常情而法之輕重有常理

有弗若于汝政

有果

人不順于汝政

弗化于汝訓

不化於汝之教

辟以止辟

汝必以法加此一人可止千萬

人畏而不敢犯法

乃辟

汝乃以法加此一人於法

狃于姦宄

乃有人狃習為奸於外為宄於

內狃 敗常亂俗

以敗壞五常之道紛亂天下之風俗

三細不宥

犯至於再猶可恕犯

至於三雖細罪亦不可赦

爾無忿疾于頑

汝無忿怒疾惡不懷德義之頑民

無求備

於一夫

無求全責備於漸能率教之人

必有忍

此即無忿疾之意夫忍之與容大同小殊忍則

出於制其心人必制其心使無忿疾

其乃有濟

然後其事乃有容

有容

容則其量自然寬大

有所含蓄非忍之比實由忍可以至於容也

德乃大

然後德日以大德之大又不止於有濟實由有

濟可以至於德乃大也

**簡厥修**

此即無求備之意有人知自修而恥於為惡者吾簡而別之

亦

**簡其或不修**

則不知自修者亦有所簡別於是媿於中曰吾奚而不與厥修者之簡也亦從此而

為之

**進厥良**

有賢良之人其德行可用者吾進而顯之

**以率其或不良**

以率其不

為賢良之人則彼知所自勉而媿於中曰吾奚而不與厥良者之進也亦將化而為良矣

**惟民生厚**

所以簡不修率不良者無他以民生本醇厚

**因物有遷**

因外物遷變遂至於薄惡

**違上所**

**命從厥攸好**

有違棄上所教命而各從其所私好

**爾克敬典在德**

成王言民未易

糾率在爾君陳能以誠敬自處常在於惟德以化民

**時乃罔不變**

則一時之人將化上之德無不

變其舊染之習

**允升于大猷**

信能升進於大道矣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非

民化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矣

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非惟君多福而爾君

陳之休美亦當終有稱譽之辭於永久之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回首曰顧成王臨崩回顧而命臣以相康王故以此名篇

成王將崩

天子死曰崩

命召公畢公率諸侯

命二公大臣率領諸侯

相

康王

輔相

作顧命

遂作顧命之書

顧命

舊簡標題

惟四月哉生魄

四月

十六曰始生魄

王不懌

成王始得疾不悅懌

甲子

至甲子日其疾愈甚

王乃洮頰水

王自度必死故扶持而起以水洮澆其手頰洗其面洮頰頰悔

相被冕服

不能自衣自冠故扶相成

王之官如太僕者以冠冕冠於王之體故曰被

憑玉几

憑倚玉几

乃同召

太保奭

乃同時召諸侯卿士及居太保之職者奭即召公也

芮伯

芮國伯

彤伯

彤國

伯爵

畢公

畢國公爵

衛侯

衛國侯

毛公

毛國公

師氏

中

夫掌以媿  
詔王者

虎臣

虎賁

百尹

百官

御事

凡治事之臣成王臨崩皆在左右成

王憑玉几命之  
受顧命相康王

王曰嗚呼

嗟疾大漸

惟幾

我疾大進病

日臻

遂成重病

既彌留

既久留於體而不退

恐不獲誓言嗣

恐其死

誓誥以言立康  
王嗣續之事

茲予審訓命汝

故於此我必詳審而為訓辭以命汝等諸侯卿

士  
昔君文王武王

昔先君文武

宣重光

相繼宣布此重光之德

真麗陳

教則肄

定其民之所附麗者而行之君之所行即民之所麗於是陳其教於民則民莫不習其教麗雖

肆不違

既習其教而不違

用克達殷集大命

文武用能顯達於為殷之時而集大

命於為周之日

在後之侗

在我後人雖侗侗同

敬迓天威

常以敬迎天威

嗣守文

武大訓

繼續遵守文王武王大訓而行之

無敢昏逾

無敢昏迷而越其訓

今天降

疾殆

今不幸天降下疾病在身甚危殆

弗興弗悟

不能興起不能曉悟

爾尚明時

朕言

爾等諸侯卿士庶幾明審我此言

用敬保元子釗

用敬保安長子康王名釗釗昭

弘濟于艱難

大濟度其艱難

柔遠能邇

必須以柔道治遠民而後能治近民

安勸

小大庶邦

撫安勸勉小大庶邦之諸侯使相安相勉以善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

奈何我思夫人多自亂其為君之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爾眾臣無以康王無



所知識冒昧進之  
於非事危事之地  
茲既受命還  
此諸侯卿士既受顧命而還  
出綴衣

于庭  
乃徹去王坐處帷帳於庭將為死備  
越翼日乙丑王崩  
於明日  
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  
召公乃命二武臣必是掌宿衛者  
俾爰齊侯呂伋  
使於

之後呂伋掌  
兵之所伋急  
以二千戈  
用二千戈二人各執其一  
虎賁百人逆子釗

于南門之外  
迎太子名釗於路寢門外成王病時臣子皆侍左右今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出南門

而更迎入所以  
延入翼室  
成王喪在路寢故延請太子釗入路寢旁翼室即孟子言

貳室  
恤宅宗  
謂以喪憂居側室為憂居之主王喪  
丁卯  
自乙丑越三日  
命作

冊度  
召公命太史為冊書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顧命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

命已後康王荅命受同祭享是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

自丁卯越七日

伯相命士須

材

以召公領諸侯則謂之伯以召公為冢宰則謂之相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棺槨冥器之類是也

狄設黼辰綴衣

自此以下成王之四座也狄下士也辰屏風畫為斧文也白與黑謂之黼以白

黑畫斧文也綴衣幄帳也命下士設黼辰綴衣於四座之上以宣王命象成王之生時也辰於豈反牖間

南嚮

牖窓也牖間窓之東戶之西也於窓東戶西南嚮設此一象王生時見諸侯朝羣臣之座也敷

重蔑席黼純

天子之席三重敷設三重蔑席蔑席桃枝竹席也黼黑白雜繒也純緣也以黑白雜

繒緣席也篋蔑純準

華玉仍几

華玉五色玉也設五色玉几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之几

不改作也

西序東嚮

東西廂謂之序於西廂向東設此敷重一座象王生時旦夕聽事之座也

底席綴純

數設三重底席蒲荔之席也。以綴為純，乃連綴諸色之綵，以為純也。

文貝仍几

貝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文貝有文之貝用以飾几中。

東序西嚮

東廂向西設此一座象王生時

養國老享羣臣之座

敷重豐席畫純

數設三重豐席以莞為席也。畫純以五采色畫帛為緣也。

畫雕玉仍几

用雕鏤玉為几

西夾南嚮

天子處中央之太室即路寢也。兩畔有東西室

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東西夾。於西廂之夾室中向南設此座象王生時與親屬私宴之座。

敷重筍

席玄紛純

敷施三重筍席以箚竹為席也。玄紛黑純也。以黑綬為緣。

漆仍几

以漆飾几

玉五重陳寶

自此以下陳王之所寶也。列玉五重又陳先王之寶器。玉一雙為重，五重五雙玉也。

下文弘彝琬琰大玉夷玉天球各一雙是玉五重也。下文赤刀大訓河圖舞衣大貝鼓鼓戈弓竹矢是陳列其

寶器也

**赤刀**

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

**大訓**

虞書典謨

**弘璧**

大璧

**琬琰**

圭

**在西**

**序**

以此陳於西序之座北

**大玉**

華山玉

**夷玉**

東夷之玉

**天球**

雍州之玉

**河圖**

伏羲

所畫之八卦

**在東序**

以此陳於東序之座北

**肩之舞衣**

肩國所制之舞衣合於法度也

**大貝**

猶前之文貝取其大者

**鼗鼓**

長八尺先代之器商周以來寶之鼗焚

**在西房**

此

陳於西夾坐之東

**兗之戈**

兗古之巧者所造戈

**和之弓**

和古之巧者所造弓

**垂之竹**

**矢**

垂舜時共工所造之竹矢

**在東房**

以此陳於東房之夾室

**大輅在賓階面**

此

以下陳王所乘車輅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大輅輅之大者即周禮巾車所掌玉輅以玉飾輅也在賓階陳此輅在西階也謂綴輅在之面者在堂上面向南方此輅轅亦向南

阼階面

綴輅繫綴於玉輅之下是玉輅之次者即周禮中車所掌金輅以金飾輅也在阼階陳此輅在

東階也謂之面者人在堂上面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即周

禮巾車所掌象輅以象飾輅也塾者門側之堂也左塾在門內之西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

在左塾前陳車皆以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輅即周禮中車所掌木輅次

於象輅也塾者門側之堂也左塾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塾前陳車皆以

輅北面

二人雀弁執惠

自此至立於側階設王儀衛所以宿衛衛殯者士服弁凡言弁

者皆士也二人頭服雀弁其弁赤白

立于畢門之內

畢

色如雀頭色手執惠惠三隅矛也

路寢之門也門之左右

執

戈上刃

手執戈而戈刃向上

夾兩階祀

祀堂扉之間夾於賓主兩階堂廉之間而立各二人

故用四人祀矣

一人冕執劉

禮大夫服冕凡言冕皆大夫也一人頭服冕手執劉劉斧屬

立

于東堂

立于東廂近階之間以備升階之人

一人冕執鉞

一人頭服冕手執鉞鉞斧屬

立于西堂

立于西廂近階之間以備升階之人

一人冕執戣

一人頭服冕手執戣戣戟屬

達

立于東垂

立于東廂堂上之遠地

一人冕執瞿

手執瞿瞿戟屬

立于

西垂

立于西廂堂上之遠地

一人冕執銳

銳矛屬

立于側階

立于堂北階之

上王麻冕黼裳

前面鋪陳儀衛已定於是傳顧命於康王麻冕積麻三十升以為冕一升八十

縷布之極細也黼裳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也康王頭服麻冕下衣黼裳

由賓階躋

必由西階而升

者未受顧命不敢當王

卿士邦君

卿士兼公孤大夫言之邦君諸侯也

麻冕蟻裳

頭服

麻冕下蟻裳謂色玄如蟻

入即位

入就班位

太保

三公

太史

掌冊

太宗

掌禮

皆麻

冕彤裳

此三人皆頭服麻冕下衣纁裳

太保丞介圭

太保奉大圭於王即鎮圭也考功記

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上宗奉同瑁

上宗即大宗伯同尊爵名奉同於王使康王主祭祀

也瑁圭名長四寸奉瑁於王執以覆冒天下瑁冒

由阼階躋

太保上宗皆自東階而升太史

秉書

太史抗成王所作顧命書

由賓階躋

隨王之後故與王皆自西階而升

御王冊

命

進王以冊書即顧命也太史讀冊書命康王即位

曰皇后憑玉几

告康王曰大君成王

於疾大漸之時親憑倚玉几

道揚末命

稱道發揚臨終之命

命汝嗣訓

命汝康王繼文

武之臨君周邦以臨蒞為率循大卞率循文武之大法變和天

下以調變和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用對揚文武光明之訓不負前人之付託

王再拜興王拜受顧命既拜而興起荅曰對荅太史眇眇予末小子眇視不明

也謂眇眇不明之甚者即是幾微末之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豈能治此四方以敬忌

天威以恭敬天威而不敢慢乃受同瑁乃一手受同一手受瑁受於上

宗也王三宿宿與肅同三祭三啗王以同就奠於兩楹之間酌酒於殯東三進爵於神座三

奠爵於地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之顧命也上宗曰饗上宗於是贊王曰享使王飲此福酒

太保受同降太保於是受王所執同降而下堂反之於篚盥以異同太保亦祭不可



用王之同故以水盥  
手更以別同盥管去  
**秉璋以酢**  
秉執半珪之璋以報祭  
謂王既祭而太保復祭

**授宗人同拜**

宗人小宗伯也太宗供王宗人供大宗既  
報祭訖遂授與宗人以同爵然後拜成王

之樞告以已  
傳顧命也

**王荅拜**

康王荅拜尊所授之顧命也雖王  
無荅拜之禮以召公畢公皆朝之

元老又新即  
位故謙退也

**太保受同祭**

既祭受福濟少飲至齒  
王曰享亦至齒也濟劑

**授宗人同拜**

太保居受福酒處不動則其同復授與宗  
人而拜白下成王之樞謂傳顧命事畢

**王荅拜**

康王亦荅拜  
敬所白也

**太保降收**

禮告畢太保下堂有  
言遂收前一切器物

**諸**

**侯出廟門侯**

諸侯出廟門以侯天子維新之命時在路  
寢而言出廟門以成王之殯在焉故謂之

廟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諸侯奔赴王喪見新君受顧命尸天子之後出於應門之內將受百

辟之朝百辟既朝因而進戒  
康王於是作此篇以報誥之

康王既尸天子

主天子之位

遂誥諸侯

遂報告諸侯

作康王之誥

作此篇

康王之誥

舊簡標題

王出在應門之內

畢門之外為應門畢門乃內寢

殯宮在馬故王出在應門之內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召公為西伯率領西

方諸侯入應門之左北面而立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畢公為東伯領東方

諸侯入應門之右北面而立

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布陳一乘黃馬四匹朱以飾尾鬣以為庭實

之物黃出於自然朱出於人為

賓稱奉圭兼幣

周禮小行人合六幣曰珪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珪以馬為幣謂奉珪又  
兼以馬也諸侯於王為賓舉奉珪兼幣之禮以進  
曰致

於一二臣衛一二諸侯敢執壤奠敢各執土所出者以  
奠之於庭以為贄見

物皆再拜稽首皆拜而又拜以送幣王義嗣德答拜王康

義在於繼前人之德以為諸侯之主不敢不受其  
幣故答拜王無答拜之禮以即位之初而謙退太保

暨芮伯咸進召公與芮伯率相揖相王氏以為賓禮  
諸侯百官皆進之人相禮者揖之皆

再拜稽首然後太保與諸侯皆曰拜興致  
再拜稽首於王前辭於王敢敬告天子

致恭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紂不道天改大  
國殷命而歸周惟周文武文

武誕受羨若所以大受天命者以文王出  
美里之囚天命始順羨西克恤西土故

憂恤西土之民  
興邦自西伯始

惟新陟王

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升為天下王

畢協賞

罰

盡和叶賞罰無不得其當

戡定厥功

故能勝天下之強定天下之業戡康

用敷遺後

人休

用此休美敷布以遺子孫

今王敬之哉

今康王當以誠敬為主

張皇六師

張大六師俾國威振而天下服

無壞我高祖寡命

無隳我文武少

王若

曰康王之

庶邦侯甸男衛

呼庶國諸侯而

惟予一人釗報

誥

羣臣既進戒於我惟我一人釗亦報誥羣臣

昔君文武

昔之為君如文武

丕平富

大均平其富厚之澤

不務咎

不務以咎罰治人

底至齊信

底定也至

於天下使家給人足  
極也極至其齊一之德而不

用昭明于天下

用此德昭顯光明于

變極至其極信之德而不誣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然文武非止特一已之士不二心之

臣一心事保乂王家保安乂用端命于上帝用此道肇

上天皇天用訓厥道上天於是付畀四方付與以天下乃

命建侯樹屏乃命建置侯國植在我後之人其意在於

人之今予一二伯父今我一二伯父尚須暨顧庶幾相綏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安行爾先公所以臣服雖爾身

在外雖爾身乃心罔不在王室而汝心所向無用奉恤

厥若用奉愛其臣道之無遺鞠子羞無遺我稚子之羞

臣道豈不遺我之羞

**羣公既皆聽命**

羣公自太保而下已皆聽康王誥命

**相揖趨出**

相禮者揖之而後趨出蓋進則必待揖而後拜退則必待揖而後出

**王釋冕**

康王自受顧命服麻冕黼

裳乃吉服也今事既畢故釋去向所服黼冕之吉服

**反喪服**

反吉從凶以服喪服

尚書句解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七十二

經部

尚書句解卷十二

元 朱祖義 撰

畢命第二十六

商俗三紀之後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化之尤難蓋是時為善已衆不可無所

勸為惡雖寡不可無所懲非有元老重望不足以膺其責康王所以命畢公

康王命作冊畢

康王命為冊書以命畢公所以重其行也

分居里成周郊

分居

里于成周之郊者蓋分頑民所居之里或善或惡而勸懲之周公遷頑民於東郊又謂之成周以周安危惟茲殷士周道之成不成作畢命此畢命竹簡舊題安國係殷士之化不化

自此始前則孔子序書之辭

惟十有二年

康王即位十二年

六月庚午朏

庚午

之日月光肅然未盛

乃六月初三日肅斐越三日壬申

逾三日壬申乃六月五日

王朝步

自宗周

因將命畢公即祖廟行事示不敢專故康王早朝徐行自鎬京

至於豐

豐有文王之廟

以成周之衆

以成周所遷商餘之衆士

命畢公保釐東郊

命畢公保以安之使

無流離之苦釐以析之使無善惡之混洛邑在西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

王若曰

康王之意若曰

鳴

呼嗟父師

畢公為太師謂之父師尊之也

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

昔文武敷布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

用能受殷家之大命以有天下

惟周公左右

先王

是時又有周公左右輔弼文武

綏定厥家

安定王家

毖殷頑民

毖謹以待商之

頑民遷于洛邑

乃自衛都遷徙于洛邑之成周

密邇王室

使之親近王室

式化厥



訓用其化良既歷三紀自周公遷商民至畢公時世變

風移

三十年為一世今三十六年則世更變矣向者

四

方無虞

故自東西南北無可憂之事

予一人以寧

我一人因而有安寧之福道有

升降

為治之道在于升其善降其惡

政由俗革

所施升善降惡之政必因風俗之善惡而改革

升降

不臧厥臧

苟不善其為善之人而升之

民罔攸勸

民無所攸勸何以堅其為

善之心

惟公懋德

惟畢公能懋勉修德

克勤小物

能勤于小事而不知忽略則大事可知

弼亮四世

輔弼左右文武成康

正色率下

端正其顏色以率先在下之人

罔不祇

師言

人無不敬祇師法畢公之言

嘉績多于先王

故其休功美績多見于先王之時

予小子垂拱仰成

我亦得以垂衣拱手仰賴

王曰嗚呼

康王父師

畢公為太師呼父以尊之

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

敬命公者

周公之事未

終待公終之

公往居職

旌別淑慝

旌賞分別其善惡使不相雜操

表厥

宅里

其人果善則表異其所居之宅如旌表門閭

彰善癉惡

彰善而使之善有所顯癉惡而

使為惡有

樹之風聲

立此彰善癉惡之風聲于上則民皆知為善之有益為惡之必棄自

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于此

弗率訓典

至此而猶有不

循典常之訓必是

殊厥井疆

殊異其所井之田畝所居之疆界使不得齒于鄉里

不得與鄉田同井

俾克畏慕

使能知惡之可畏而不為善之可慕而必為

申

畫郊圻

猶恐有如徐夷商奄相搆成亂故於郊外圻界昔所區畫必使重而畫之

慎固封守

封疆守禦雖已有人必使謹而固之守狩

以康四海

非特可安東郊之民亦可以安四海之民 政

貴有恒

所施政事不可朝移夕革尤貴長久而不變

辭尚體要

或以言辭號令乎民尚乎

有體然後理直而不煩有要然後辭約而不泛

不惟好異

不可為怪異之好

商俗靡靡

紂拒諫飾非惡聞其過故商人惟以靡靡相隨為俗

利口惟賢

惟以利口捷給為賢

餘風未

殄

雖更革世變而靡靡利口之餘風猶未殄絕

公其念哉

畢公可不念哉

我聞曰

王康

言我聞古人有言

世祿之家

世世受廩祿之家玩於富貴

鮮克由禮

少能行其禮節

以蕩陵德

以蕩然自恣陵滅其固有之德

實悖天道

禮與德皆天之道而實悖亂之 敝

化奢麗

故其敝化為奢  
侈美麗之習者

萬世同流

雖相去萬世而同其  
流蓋末俗之弊古今

所茲殷庶士

况此商之眾士  
皆大家世族

席寵惟舊

居於寵祿者  
非一日也

怙

侈滅義

皆怙恃奢侈滅絕義  
理而不顧其所當為

服美于人

所衣之服皆  
以美麗于人驕

淫矜侷

為驕恣為淫過  
為矜伐夸大

將由惡終

將由惡以  
終而不變

雖收放心

周公君陳雖相繼教化收其  
怙侈滅義驕淫矜夸之放心

閑之惟艱

然今日防閑之  
使不復為惡者

最為艱難

資富能訓

誠能因其資財  
之富而教訓之

惟以永年

則不復乘富  
足之資而恣

侈靡淫佚之事以傷殘其  
生自然享壽考長年之樂

惟德惟義

所以為訓者不必  
他求惟因民心自

有之德義

時乃大訓

是乃訓  
之大者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亦古人  
已行之訓

欲訓民而不行此古人之訓如之何以為之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

康王嗟歎呼畢公尊稱之

邦之安危

周邦或安或危

惟茲殷士

惟在此殷士之化與不化

不剛不柔

公能

不過于剛不過于柔寬猛相濟惟合于其中

厥德允修

則化民之德信乎修矣

惟周公

克慎厥始

周公能謹于其始即熒殷頑民也

惟君陳克和厥中

君陳能和于其

中即從容以和也

惟公克成厥終

惟畢公能成其化於終不過施勸懲之術使為士君子之

歸

三后協心

周公君陳畢公同此化民之心

同底于道

同至於化民成俗之道

道

洽政治

故道化決洽於天下而政自修

澤潤生民

餘波遺澤無不浸潤沾溉生民

四夷

左衽罔不咸賴

由內而外生民既蒙澤潤之恩則東西南北之夷雖左衽異類無不皆依賴其

德澤自下而上予小子永膺多福既蒙潤澤之功則天下

矣自下而上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自尊而卑人君既受多

之衆被化之故而邦本以安亦有無窮亦有無窮之聞亦有無窮

國祚以長可立無窮之基業亦有無窮於後亦有無窮子孫訓其成式惟又亦有無窮

世矣亦有無窮嗚呼亦有無窮罔曰弗克亦有無窮惟既厥心亦有無窮

其心則亦有無窮罔曰民寡亦有無窮惟慎厥事亦有無窮

無難亦有無窮欽若先王成烈亦有無窮以休于前政亦有無窮

則無亦有無窮公君陳前亦有無窮政而有加亦有無窮

君牙第二十七

康王之子是為昭王昭王之子是為穆王昭王南征不返穆王即位以司徒之

職命君牙使敬敷五教故作此篇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命君牙為周家大司徒之官以施教為命

作君

牙

遂作此書

君牙

竹簡所標

王若曰嗚呼君牙

穆王嗟歎君以尊其身牙以呼其名

惟乃祖乃父

惟汝祖汝父在文武成康之時

世篤忠貞

世世篤厚忠正之節

服勞

王家

以行其勤勞之事于王室

厥有成績

其有成功

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

銘書于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者書績于太常以示其功日月同久而不息

惟予小子

穆王遂言

嗣守文武成康遺緒

繼世守文武成康遺我後人之基緒

亦惟先王之臣

我亦思念先王時人臣

**克左右亂四方**

能左右輔弼以共治四方

**心之憂危**

慮深

今日無如此之人輔我

**若蹈虎尾**

如蹈履于虎尾慮其反噬

**涉于春**

冰如涉渡春冰之薄慮其陷溺

**今命爾予翼**

是以今日命爾君牙為我輔翼

**作股肱**

**心膂**

君臣一體然予為元首而汝實為足之股手之肱前之心後之膂膂旅

**續乃舊服**

汝繼

祖父亦當為司徒之舊事

**無忝祖考**

當盡其職無辱爾之祖父

**弘敷五典**

大敷布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訓

**式和民則**

用以和民之準則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耳目視聽

以聰明為則君止于仁臣止于忠父止於慈子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民自有其則在掌教者和之也

**爾身克正**

君牙之身能正而先盡其則

**罔敢弗正**

則民無敢不正

**民心罔中**



民心無中道未  
必皆盡其則

惟爾之中

惟於君牙  
之身取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

怨咨

民情可畏夏而或暑或雨天時  
之常小民惟怨歎咨嗟其上

冬祁寒

冬而大寒  
亦天時之

常

小民亦惟曰怨咨

小民亦怨  
歎咨嗟

厥惟艱哉

信其情難  
於調和矣

思

其艱以圖其易

君牙能思其情之難于調和而正吾之  
身中吾之心圖以感發其易於感發者

民乃寧

則民乃安寧  
而怨咨不作

嗚呼

又

丕顯哉文王謨

大顯明者  
文王造周

之謀  
丕承哉武王烈

大繼伐功者  
武王之烈

啟佑我後人

以是謨烈  
開道佑助

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

故能粹然一出於正無  
有虧缺天下之義理

爾惟敬明乃

訓  
爾君牙但當敬以  
發明汝教民之道

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用以承順先王不墜其謨烈爾君牙亦以使我得對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于前人追祖父之功

而配合之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汝惟行祖父

官之長時故事載于典民之治亂在茲守法則治率乃否則亂

祖考之攸行君牙今日果能率昭乃辟之有乂則足以

君所有之治效而益顯

罔命第二十八人主任人多于公卿大臣加意而褻近

於無玷者多在羣僕侍御之臣朝夕與之俱小臣則忽之不知古人所以養成君德

處故穆王正羣僕侍御之臣而命伯罔罔類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正為周家太作罔命遂作罔命此書

舊簡

所題

王若曰

穆王之  
意若曰

伯冏

伯以呼其爵  
冏以呼其名

惟予弗克于德

惟我不  
能于德

嗣前人宅丕后

繼文武成康之  
後居大君之位

怵惕惟厲

是以  
其心

怵惕驚動惟恐至  
於傾覆而危厲

中夜以興

寢不安席  
中夜而坐

思免厥愆

思免  
其愆

過昔在文武

古之文  
王武王

聰明齊聖

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  
言致一而不變聖言廣

運而能通四德  
之兼備如此

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實本于小臣大臣  
皆懷忠直良善之

行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雖其侍奉進御僕役從  
官之微無非正直之人

以旦

夕承弼厥辟

相與奉承輔  
弼文武之君

出入起居

使文武出入  
起居之間

罔有

不欽

無有不敬

發號施令

故發號施  
令之際

罔有不臧

無有不善

下民祗

若

由是下民敬順號令

萬邦咸休

萬邦雖大皆有美化

惟予一人無良

惟我一人

無良善之德

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實倚賴朝夕在我左右前後有職位之人

也

匡其不及

正其不逮

繩愆糾繆

繩正其愆過糾核其謬

格其非心

正其

非心

俾克紹先烈

使我能繼紹文武之功業

今予命汝作大正

今我命汝作大

僕之長

正于羣僕侍御之臣

以表正羣僕凡侍奉進御事主之臣

懋乃后德

使相與懋勉汝君修德

交修不逮

交修君所不及

慎簡乃僚

當謹慎簡擇其同僚之人

無以巧言令色

無用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者善為顏色以媚悅人主者

便辟側媚

便僻則前却俯仰以為足恭側媚則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人便駢辟僻

其惟吉士

所用其惟吉德

良善苟僕御之士僕臣正臣皆正士厥后克正則其君能歸於正僕臣諛苟

御之臣用諂諛厥后自聖則君自以有聖德后德惟臣信夫君之有德惟僕臣之正承

弼之得其道不德惟臣君之不德惟僕臣諛爾無昵于儉人爾伯固誠不可昵近

儉佞之小人昵暱充耳目之官用之以充備耳目視聽之官朝夕在王左右承王之顧問者

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乃啓迪上之人以非先王常法非人其吉若汝為大正乃

不論其人之吉惟貨其吉惟以貨利交通者以為吉士而用之若時瘝厥官如是則病

汝之官瘝關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爾伯固大不能敬其君惟予汝辜惟我

以不敬君之罪罪汝王曰嗚呼欽哉穆王歎謂汝當以敬為主永弼乃后于彛

憲

長輔汝君后  
使之由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穆王當百年耄荒之餘慕唐堯無刑之  
化遂命太公之後齊侯為司寇因而訓

迪夏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故作此篇此書出於  
呂侯之命所命何事乃為穆王訓迪夏禹贖刑之法

布告

天下

呂命

穆王命呂  
侯為司寇

穆王訓夏贖刑

因而訓諸夏以金  
作贖刑之法贖蜀

作呂

刑

遂作  
此書

呂刑

竹簡  
舊標

惟呂命

史惟呂侯  
之是命者

王享國百年耄荒

穆王享國百年矣  
當耄期荒忽之年

度作刑以詰四方

詳度時宜作刑以  
詰治四方度鐸

王曰

穆王

若古有訓

如古有大訓  
載三皇時事

蚩尤惟始作亂

蚩尤  
九黎

國君上古之時風氣未開淳樸未散民知耕鑿而已  
安知所謂亂當知作亂自蚩尤始遂與黃帝戰阪泉

及于平民

其禍延及平善之民

罔不寇賊

無不變為寇以盜人財為賊以害人事

鳴

義姦宄

以鴟為義如鴟梟之擊搏又為外著之奸內藏之宄

奪攘矯虔

為劫奪為攘竊又矯

詐以助于人而至於虐劉殺戮

苗民弗用靈

苗民即三苗亦蚩尤之後平民既漸染蚩尤為惡苗

民又不用善以化之

制以刑

惟一切制之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惟於古人

所立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中更加慘虐以為五虐之刑其忍如此乃謂之法

殺戮無辜

殺戮無罪

爰始淫為劓則椽黥

於是始過為劓以去鼻則以截耳椽去勢黥刻額劓藝則餌椽

卓黥 繁 越茲麗刑并制

有民于此陷刑三苗并以刑制之更不分其輕重

罔差有

辭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罔有等差今三苗於有辭可明白之人更無等差一以刑施之民興胥

漸所以民皆興起泯泯焚焚泯泯然相似焚焚然相亂罔中于信無

中心能守信者以覆詛盟盟詛於鬼神又自覆敗虐威庶戮三

乃施暴虐之威遂至多所殺戮方告無辜于上民方告無罪上帝監民

上天監視下民罔有馨香德見三苗無有馨香之德被于民刑發聞惟腥但有

發聞于上不勝腥穢而已聞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帝堯哀悼矜憐衆遭有苗殺戮

之無罪者報虐以威乃以德威誅伐遏絕苗民正絕苗無世

在下使無有繼乃命重黎堯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絕在



民在天之神  
罔有降格  
使民無有妖術以格於神人無  
有假其名字以降于民蓋將絕

其生亂  
羣后之逮在下  
明明棗常  
於是羣后諸侯及在  
下羣吏明顯然之明

理以輔民五常之性則  
鰥寡無盖  
由是鰥寡之情皆  
通于上無所掩蓋  
皇

帝清問下民  
帝堯因屈已親問在  
下之民明審其疾苦  
鰥寡有辭于苗  
窮民

因明言有  
德威惟畏  
堯於是以德為威其  
威非虐苗民自畏  
德明惟明  
以

為明其明非察之  
乃命三后  
乃命伯夷  
禹稷三后  
恤功于民  
因致

之功  
伯夷降典  
伯夷降下常行  
之禮以示民  
折民惟刑  
前以刑折服  
其邪心使畏

刑而自  
禹平水土  
禹為司空平  
水土以除害  
主名山川  
九州各有名  
山大川為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句解  
十

其名如揚州山會稽川三  
江荆州山衡山川江漢

稷降播種

后稷降下布種之法

農殖嘉

穀

使為農者皆得生殖嘉禾

三后成功

三后皆成其功業

惟殷于民

惟在富厚其民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然後命士師隄防檢押制百姓以刑之中不失之重而過輕而不及

以教祇德

凡以教民敬于修德者

穆穆在上

所以教德不專于刑其君以穆穆誠敬之

德居於上

明明在下

臣以明明顯著於下

灼于四方

君臣之德既昭灼于四方

罔不惟德之勤

則感率四方之民無不惟德之是勉

故乃明于刑之中

故乃

明示之以刑之中使不至於過輕不至於過重

率乂于民

是皆率循治民之道施于民以

刑輔其常教而行之使之皆勤于德

典獄

由是當時之典獄者

非訖于威

非特訖其倚法為虐

之威惟訖于富又惟絕其依敬忌莫不致敬于刑之當用

罔有擇言在身

然後片言所折純是無非純得無失一身渾然無非失可決擇

惟克天

德

是能體無私之天德

自作元命

明死生壽夭之命乃上天以是而制生人之大命者不在天而

在我之自作

配享在下

典獄在下而與天為配合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

嗟歎四方掌政事典獄之官而告之

非爾惟作天牧

非爾等代天以牧養民乎

今爾何

監

今爾等將何所監視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非監是伯夷之布刑以啓迪斯民使歸於

乎禮其今爾何懲

其今爾等將何所懲戒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惟是苗民不察民之陷于獄者有輕重一以重刑加之麗離

罔擇吉人

不擇吉善之人

觀于

五刑之中

使觀察五刑輕重適中者用之

惟時庶威奪貨

惟是眾逞威以奪民貨賄

者斷制五刑

用以斷制五刑

以亂無辜

以擾亂無罪之人

上帝不蠲

上天

不蠲絜

降咎于苗

于是降下殃咎于苗

苗民無辭于罰

苗民亦自知其惡之

不可揜其受天之責罰而無怨辭

乃絕厥世

乃滅絕其世不復育者

王曰嗚呼念

之哉

嗟歎呼同姓諸侯戒之使以刑為念

伯父伯兄

同姓尊者

仲叔季弟

在弟列者

幼子童孫

在子孫之列者

皆聽朕言

皆聽我言

庶有格命

庶幾所受諸侯之命

至於有終而不中絕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

今爾無不自用慰其能日勤於刑而不使妄加

也爾罔或戒不勤

爾無以為有時不勤尚或可戒苟不勤於刑至妄加然後戒之則已有無

辜而受戮者

天齊于民俾我

刑戮之用乃天以是

一日非終

一日之間不可終其事必詳審熟究如

惟終在人

苟欲善終

其事在於得人

爾尚敬逆天命

爾諸侯敬順天命謹于用刑

以奉我一人

以奉

承我一

雖畏勿畏

雖平時所畏今不可畏之故重吾之法

雖休勿休

雖平時所

與甚休者今不可以休之故輕吾之法

惟敬五刑

惟盡敬以用五刑

以成三德

使當

重而重以成其德之剛當輕而輕以成其德之柔不輕不重以成其德之正直

一人有慶

人君因之

以享其福

兆民賴之

兆民因之以賴其福

其寧惟永

天子樂于上萬民樂于下四海九州

皆在和氣中此其安寧豈朝夕而已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又可嗟呼來有國有土諸侯而

告爾祥刑

告爾諸侯慈祥之刑先王之刑非志於殺人也誅無道所以惠有道誅凶民所以保

良民制法之意未有善於此者此所以謂之祥刑也

在今爾安百姓

在今爾諸侯安寧百姓

何擇非人

何所選擇不在於得人乎

何敬非刑

何所謹敬不在於用刑乎

何度非

及何所裁度豈非欲情與罪相及罪與法相及乎蓋情或不然而罪之狀乃然罪或不然而法之加乃然皆

非所謂及也東坡乃以及如秦漢間所謂逮謂罪非已造為人所累者曰及此最當謹即罪相連及之說兩

造具備

兩等人之辭皆至無一辭不具備造糙

師聽五辭

一人之見豈能若衆見之明一

人之斷豈能若衆斷之公命衆人之聽兩造之辭分為五等

五辭簡孚

五辭皆得其要而可信

正于五刑

方可正以五刑或入剝或入劓或入剕或入劓宮大辟

五刑不簡

苟正以五刑不應夫

獄之要辭是辭  
與法不相當也  
正于五罰  
則正以五罰使出金贖罪罪

贖以金  
謂之罰  
五罰不服  
苟情之輕出于過悞雖  
正于五過  
則

以五過從  
赦可也  
五過之疵  
然有人實犯法而吾私縱之置于  
五過之地是五過之病其病為何

惟官  
有以官吏請  
惟反  
有以報復私  
惟內  
有以妻妾請

惟貨  
有以賄賂鬻  
惟來  
有以私相往  
其罪惟均  
于此五

焉其罪與  
犯者同  
其審克之  
惟審之致其詳斯能不至故出人  
罪審則究人之罪克則勝已之私

刑罰之事惟能究人情勝已  
意者可以無失故曰審克  
五刑之疑有赦  
又不可懲

之弊至于故入人罪重而五刑  
不得其實而有疑則赦而從罰  
五罰之疑有赦  
輕而五

其實而有疑則赦而為免

**其審克之**

惟審之致其詳斯能不至故入人罪

**簡孚有衆**

雖

獄辭之要而可言尤當與衆共聽之

**惟貌有稽**

衆人以為可信矣又當考之於貌理直者顏色自如

有愧于中者必赧然於色周禮謂辭聽色聽氣聽是也

**無簡不聽**

苟不得其簡要之辭又不可徒

以貌而聽

**具嚴天威**

刑者天討有罪所以委曲如此者亦嚴敬天威而已

**墨辟疑赦**

此

刑之疑者赦而從罰墨刺其額而涅之以

**其罰百鍰**

其

墨如今黥配也墨刑有疑則赦之辟闕

**閱實**

其罪

必檢閱核實其罪而後罰之

**劓辟疑赦**

劓截鼻之刑有疑則赦之

**其罰惟倍**

倍于墨罰出金二百

**閱實其罪**

檢閱核實其罪後赦

**劓辟疑赦**

劓

鍰重一千二百兩



足之刑有疑則赦之

**其罰倍差**

其罰倍二百鎰為四百鎰又差倍二百鎰即一百鎰四百加一

百即是五百鎰出金三千兩

**閱實其罪**

解同上

**宮辟疑赦**

宮淫刑也男子則割勢婦

人則幽閉宮刑有疑則赦之

**其罰六百鎰**

其罪當出金六百鎰重三十六百兩

**閱實其**

**罪**見上**大辟疑赦**

大辟死刑有疑則赦

**其罰千鎰**

其罰金當出千鎰六十兩

**閱實**

**其罪**

見上

**墨罰之屬千**

墨罰雖一而其類有一千條

**劓罰之屬千**

劓罰雖一

而其類有一千條

**剕罰之屬五百**

剕罰雖一而其類有五百條

**宮罰之屬三**

百宮罰雖一而其類有三百條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大辟之罰雖一其類有二百條

**五刑之屬三千**

五刑條類凡有三千

**上下比罪**

然法有定條人無定情以情見之於

法下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所犯當與誰無

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

借亂辭不可紛亂借差罪人之辭蓋情以辭而見

勿用不行

苟于條例無裁決不行雖勿用

之可惟察惟法

惟欲內察其情外合其法內外兩盡情法兩推

其審克之

其詳審者

乃能上刑適輕下服

人所犯者上刑而情適輕則使服從下刑

下刑適重上

服人所犯者下刑而情適重則使服從上刑

輕重諸罰有權

至諸罰之用亦當原人情以權

輕重之宜刑罰世輕世重

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新國用輕典是刑罰之用必因乎時以為

重惟齊非齊

情既有輕重時既有治亂安得齊一其法吾惟欲齊其非可齊之法

有倫有

要自有倫理而不亂自有樞要而不煩

罰懲非死

罰人之金

特以懲戒人極于病人尚極于病非佞折獄非諂佞可

惟良折獄惟良善可罔非在中然後輕重無察辭于差

情以辭見前後之辭差既得其情不從其非從惟從為辭惟從其本情哀

敬折獄哀則不忍敬則不忽不忍則不至苛用其法不

而勿喜喜明啓刑書于是盡已之明胥占相與衆人咸庶中

正則刑罰庶幾合刑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刑罰信乎難

能獄成而孚及訊鞫囚辭其輸而孚復以信于已者輸

信記曰正以獄之成告于大司寇其刑上備既以其刑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是也其刑上備上之于君

必須備錄前  
後辭語情款

有并兩刑

又須并有輕重兩端之刑使天  
子更加詳審或降重從輕并併

王曰嗚呼敬之哉

王歎當以敬  
而用刑者

官伯族姓

其百官之長  
與王同族姓

者朕言多懼

刑者性命所係朕雖言  
之亦多憂懼不敢輕言

朕敬于刑

惟朕心  
敬謹于

刑是以發之  
于言多懼也

有德惟刑

必有德方可使  
為明刑之官

今天相民

今天  
以刑

輔相其民  
使歸于善

作配在下

典獄者為天之配合  
於下亦當以刑弼教

明清于單辭

當明此心如燭清此心如  
水以聽偏辭

民之亂

民所以  
治也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又本于臣無不以中道  
聽兩家在獄爭競之辭

無或私家

于獄之兩辭

無或私于其家而贖  
貨妄決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

以折獄得  
人貨賄不

足以**惟**府辜功但如府庫聚財以聚罪惡**報以庶尤**于天

是報應以庶**永畏惟罰**用刑者可不畏天罰所**非天**

尤百殃俱至**不中**非天不以中道待夫人**惟人在命**惟以人之為人

家鬻獄不徇公理滅**天罰不極庶民**天罰有時過暴不

人性命是自貽天罰**罔有令政在于天下**亦在我無有善政在**王曰**

民非天之私也**嗚呼嗣孫**又歎呼諸侯繼**今往何監**自今以往汝**非德**

**于民之中**得非在于以德而發民之生乎民受天地之

**尚明聽之哉**爾嗣孫庶幾**哲人惟刑**知哲之人能用刑

不至  
妄用  
無疆之辭

自然有無窮之美譽

屬於五極

豈非明于用刑皆附着于五刑之極

處所謂極乃總

咸中有慶

用法咸得其則

受王嘉師

民心本善故曰嘉師爾嗣孫受人君之善衆以治者

監于茲祥刑

可不監觀我此慈祥之刑之訓

乎刑本使民以為善故曰祥刑

尚書句解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七十三

經部

尚書句解卷十三

元 朱祖義 撰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文侯扞王于艱有大功平王錫之以秬鬯圭

瓚故作

此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晉文侯乃唐叔之後也名仇字義和薨謚文侯有功王室

平王子之以秬鬯圭瓚使得祭祀此諸侯之盛禮非有大功不足以當此曰平王錫是知禮樂自天子出秬黑黍鬯鬱金香草以鬱金釀和黍為酒圭瓚以玉為勺柄所以酌鬱鬯裸以求神也秬巨鬯暢瓚才但反

文侯之命

遂作此書

文侯之命

竹簡所題

王若曰父義和

天子稱同姓諸

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義和文侯之字不名而字尊之也

**丕顯文武**

言大顯明之德者文王武王

**克慎明德**

能謹慎修明其德

**昭升于上**

其德上則昭然登升于天

**敷聞在下**

下則敷布其聲聞于民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惟是上天集其命於文王之身

以有**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亦由先世為百官之長如周召毛畢居其

左右顯然**越小大謀猷**

故其或謀小事或謀大事

**罔不率從**

人无不相率順

從平王謂今日之難由无賢臣所致也

**肆先祖懷在位**

故我之先祖自成康以下安然在天

位為**嗚呼閔予小子**

平王歎傷我小子

**嗣造天丕愆**

今日繼幽王而立乃

遭天降大咎幽王為犬戎所殺

**殄資澤于下民**

殄絕斯民所資藉之德澤而不加于下民**侵**



戎我國家純

所以我夷狄得侵伐我王國如此之大

即我御事

即今我治事之臣

罔

或者壽

無或有老成更事者

俊在厥服

與俊而有才德者在位服其事

予則罔克

予又無能不足勝任

曰

我之惟祖惟父

惟同姓在祖父行者是賴

其伊恤朕躬

其誰能憂我身之陷於天變而力救之歟

嗚呼有績予一人

歎同姓諸侯在祖父之行者誠

有功在

永綏在位

我庶幾得長安在位

父義和

呼而告

汝克昭乃

顯祖

汝能昭明汝顯祖唐叔之訓

汝肇刑文武

汝之身始能法文武之道

用會紹

乃辟

用能會合繼續汝君於文武而無愧

追孝于前文人

使繼志述事追孝于前文德之

人汝多修扞我于艱

戰功曰多汝文侯多所脩治以扞衛我於艱難之中

若汝子

嘉

如汝者我實嘉善其功績

王曰父義和

又呼而告

其歸視爾師

其歸晉國臨視

爾之

寧爾邦

安寧爾之邦國

用賚爾秬鬯一卣

賚予以秬鬯一樽使得以祭

祀其祖蓋非上之賜則諸侯不敢用此禮

彤弓一

赤色

彤矢百

赤色

盧弓

一

盧矢百

黑色矢百諸侯蒙弓

馬四匹

馬四匹為一乘

父

往哉

父以尊之往之汝國

柔遠能邇

欲懷柔遠人當自能懷邇人始

惠康小民

惠愛

安康小民

無荒寧

無荒忽自安

簡恤爾都

簡閱其士惠愛憂恤其民於爾都國之中

用

成爾顯德

成爾明德

費誓第三十一

伯禽諸侯其書得附帝王之後以精於治兵庶幾王道孔子存之費魯東郊之

地伯禽方就侯國徐戎淮夷遠興  
兵侵伐伯禽誓師於費以禦之也

魯侯伯禽

魯國諸侯名伯禽周公之子

宅曲阜

始居魯國曲阜之地

徐戎並興

徐戎淮夷並興兵侵伐魯

東郊不開

三種作亂於魯東境故魯東郊外捍禦之門閉而不開

作

費誓

伯禽誓師作此書費必

費誓

竹簡所標

公曰

伯禽言

嗟人無譁聽命

咨嗟衆人無喧譁靜以聽我命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往者居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興

為寇善救乃甲冑

善簡擇汝甲以衛身冑以衛首救聊

敵乃干

干楯也安國謂施汝楯紛

紛如綬而小繫於楯持之以為飾敵矯

無敢不弔

無有一事敢不極其至弔的

備乃弓

矢

古者每一弓百矢其數欲備足

鍛乃戈矛

戈矛以金為刃則鍛鍊之

礪乃鋒刃

凡有

鋒刃皆磨礪之無敢不善無有一事敢不盡善今惟淫舍牯牛馬軍中牛以負載

馬以駕車今惟行軍所在必大放舍所牯之牛馬而牧之牯牯杜乃獲獲者郊野之民設機捕獸必杜

塞之獲胡化反斂乃窅窅者掘地以陷獸當無敢傷牯無敢以

傷損我所牯之牛馬也牯之傷汝則有常刑不杜不斂傷所牯牛馬汝郊野之民皆有

常刑馬牛其風馬迎風而馳牛順臣妾逋逃男賤為臣女賤為妾或因

罪而逃走勿敢越逐皆不得踰越祇復之其有得牛馬臣妾

隊奔至它隊者敬而還之我商賚汝我當商度其功而賞賚爾乃越逐不復乃有

軍伍逐牛馬臣妾而不復還汝則有常刑汝軍民皆有常刑無敢寇攘軍人無敢

為寇攘劫掠

踰垣牆

或有踰垣牆

竊馬牛誘臣妾

竊人馬牛說誘人臣妾

汝

則有常刑

汝軍人有常刑

甲戌

日

我惟征徐戎

我惟征伐徐戎征者正也正其

罪也 峙乃糗糧

凡在軍者儲峙汝之糗糧乾糧也或謂熬大豆及米或謂熬米麥其實則一糗去九

反 無敢不逮

無敢有不及者苟有不及則軍必乏食戰必不力

汝則有大刑

則加

汝以大刑死罪

魯人三郊三遂

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郊即鄉也國外為郊鄉外為遂謂魯人

居於郊遂者

峙乃楨榦

儲峙汝築城之具所立之木謂之楨當旁障土者謂之榦

甲戌我

惟築

我惟築城壘夫伯禽以甲戌日征徐戎復以是日築城壘慮其或不可勝而預為捍禦之計且攻且

守闕全之策也

萬

無敢不供

無敢有不供應者苟不供此楨榦有妨版築之功使徂征之舉闕有

關 捍禦無策一 敗塗地為害非常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隊五皆有刑責 犯者多不可勝

誅故不 殺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

居於郊遂者各儲峙 芻芟以供牛馬芟交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芻芟不繼則車疲馬劣亦能 致敗故供之不多亦服大刑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之貪利苟得至於喪師一辱悔 過孔子取其書附於帝王之后以其能

改過遷善帝王之門戶也由 此而進夫帝王亦不遠矣

秦穆公伐鄭

穆公始與晉文公伐鄭鄭與秦盟秦使杞 子輩戍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 叔不可穆公於是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

晉襄

公帥師敗諸崤

師經於崤崤晉境也是時晉文公死襄 公初立謂國有大喪而秦越境伐鄭師

行不告襄公乃俟其師還帥師戰於崤澠敗其師而獲三帥崤文嬴為三帥請

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迎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穆公於此痛自

懲艾作秦誓作此秦誓舊簡公曰穆公嗟我士聽無譁嗟

我朝廷之士當靜聽我誓無或喧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我誓告汝以羣

於悔過之言古人有言曰古人所言即民訖自若是多盤民

常情使人盡順己之所為則多樂如穆公違蹇叔而用

孟明是樂孟明順己而惡蹇叔弗已矣其問何累於民

責人斯無難至於責人之咈已肆談無忌高論不顧更

惟受責俾如流及受人之責使言者肆口而是惟艱哉

發如水流出吾甘心受之

尚書句解

五

是為難也如穆公當時受蹇叔之責豈不難哉

我心之憂

穆公自謂我前自不能受責至於敗衄其

心懷憂思欲改過自新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深恐日月疾行不復再來而我改過無日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蹇叔執古義與我謀則曰未能就我闢土之功我實

忌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杞子孟明等徇今日一時之利與我謀我則姑

且親而信之

雖則云然

穆公謂我所陳已過其言雖如此

尚猷詢茲黃髮

庶幾

今所謀者皆詢問此黃髮之老如蹇叔者

則罔所愆

則終無失

番番良士

老成良善

之士番波

旅力既愆

雖筋力既衰目力闕手闕力皆闕矣

我尚有之

我庶幾欲

有此人而用之缺是也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

至若武勇之夫雖射弓御馬皆中法度而



不違我尚不欲我庶幾不欲此等人惟截截善論言其有察察然徒恃小惠又

善為巧說之辭論駢俾君子易辭使君子為之眩惑遷心改慮變易已之辭以從其言我皇

多有之此等人我何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我今日因敗衄之後昧昧然專一其志慮

思其所以成敗之說如有一介臣如有一介然斷斷猗無他技其

外則斷斷然守善確乎不拔雖無它技能猗助語也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究其中則

休休自得無一毫妬賢害能之意其如能有所舍容停蓄曰其如謂其中恢洪不可以定名也人之有

技其見人之若已有之此如已之有人之彥聖人有美德至於大而

化之之聖其心好之其心好此不啻如自其口出不止如口之所言蓋

口之稱揚者有限而心之好慕者無窮營恥

是能容之

是能容人之善者也

以保我子

孫

用此人於朝廷則安國家定社稷綿大業於無窮其安保我子孫為如何

黎民亦職有利

哉

不惟子孫蒙休為衆民者亦將于此而有利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其有徒矜

一己之長不能兼天下之善於人之技能則冒蔽疾害以惡之

人之彥聖

人有彥聖之德

而違

之違背而

俾不達

使不得達其名行其志

是不能容

如此之人胸懷卑陋豈能

兼容天下之人

以不能保我子孫

用之則矜已制人敗喪國家亦何能安保我之子孫

黎

民亦曰殆哉

衆民亦安得不危哉

邦之杌隉

杌兀隉齧

曰由一人

邦之所以

杌隉而危殆者非它也乃由用一人之冒疾者也

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邦之

所以榮華而懷安者非它也亦賴一人之慶謂用一人  
能容闕其闕慶自然及之穆公悔過而思欲用者惟一  
人所不欲用者亦一人可謂悔過得  
其要矣夫子錄之豈不在此也哉



尚書句解卷十三

謹案卷十二第一頁前四行不足以膺其責刊本  
其訛去今改

後四行釐以析之刊本析訛祈今改

第二頁前一行用其化以訓頑為良刊本良訛友  
今改

第五頁後一行以共治四方刊本共訛其今改

第六頁前二行冬祁寒刊本祁訛祈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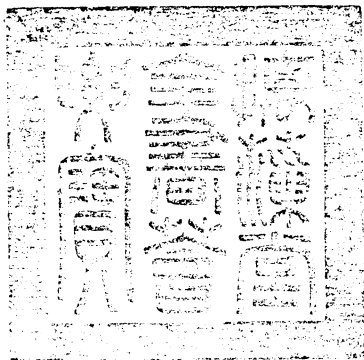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一行則其君能歸於正刊本正訛王今

改

卷十三第五頁前六行而惡蹇叔咈已矣刊本咈

訛聽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膳錄監生臣甄輔廷